

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續文集

新式
標點
足本
隨園全集

杜就田署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

答程魚門書

僕無秋不病，七月間又店作而伏矣；小愈輒復，瘠若稿木之枝。書來道雅威定字化爲異物病中聞此，悲何可支！惠子湛深藝術，僕愛而未見，稚威則少相狎，長相敬也，懷奇負氣，費志以沒所著繁富，聞其兒子以爲不祥，都拉雜摧燒之。其人舉於鄉，識道理，或不宜有此。魏文帝云：「阮傷逝者，行自念也。」陸雲與楊彥明書云：「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覺近之。」思二公言，益人悽愴，記前年與足下約，毋刊所作詩文，比來思之，此語終竟未是，豈不知學與年兼，深造可喜，古人文字無自爲開雕者，然彼此一時，正難泥論，求心苟足，待後無期。孔子稱七十從心，哲人竟萎，倘再登大耋，必不以七十自足也。學者如牛毛，傳者如麟角。

先爲之傳以待後人可也。若四十未足，曰待五十，五十又未足，曰待六十，云云不已，嗟然早至，有子如彼，無子可知，其卒誰能紀傳之耶？道家以形骸爲宅舍，神明爲真吾，文章者，吾之神明也，可不存哉？曹子建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少陵亦有得失寸心之言，先哲餘論，當不我欺。僕詩兼衆體，而下筆標新，似可代雄。文章幼饒奇氣，喜於論議，金石序事，微微可誦，古人吾不知，視本朝三家，非但不愧之而已。足下詩才，幾抗絳雲，文太紆餘，仲宜同累，然南雷下可雁行矣。他學淹貫，過僕遠甚，願足下著一書垂之不朽，正是成其所長，非因足下勸我止其觴而還酢之也。介眉侍講來此，執後進甚恭，八十頽翁，得此於天蓋寡。綿莊衰甚，烟視媚行，非復如前所見，今且臥病，精神欲辭之而去。海內儒者，又弱一個焉，人何以堪！僕與足下離七百里，一晤輒三四年，彼

此髮有二色矣。才難之嘆，知音之孤，中夜彈指，幾人尙在？私心拳拳，覺骨肉妻孥，不如文字之交，關愛較重。近舉一男，寤生氣絕，區區者而不予畀，天道可知。然使有一卷書傳後，則幽冥魂魄，長逝無憾，功勳子嗣，都無所關，此語要惟足下信耳。西風滿天，伏惟珍重，不備。

與某刺史書

寄示詩四卷，俱衰絰中哭中丞公之作，具見純孝發于心聲。然區區之見，有不敢不白之左右者。禮大功廢業，又曰：「嬰兒哭其母，何常聲之有？」足下斬衰之喪，非止大功，有韻之詩，非止常聲，以禮律之，似足下在服中不得爲詩，縱爲詩不得哭。父古惟傳成孫綽有服中哭母詩，是時東晉清談禮教陵遲，不可爲訓。自唐以來，詩人林立，孝子亦林立，未聞有以哭二親爲題者。蓋至親無文，詩固言之文者也，不文不可以爲詩，文則不可以爲子。兩者相背而馳，故從來畫家無畫天者，輓詩無輓父者。劉書作六合賦，昔人以爲大愚，若以罔極之

恩，而鋪陳之于聲調之末，是卽畫天賦六合之類也。子夏免喪，彈琴而不成聲，足下未免喪握筆而已成韻，異乎僕所聞。僕方慮足下性耽吟詠，或三年中不能忘此結習，偶有所作，亦必假其年月于服前服後，以免于君子之譏，而不意足下之卽以禮所禁者而自暴章之也。韓昌黎于十二郎，從子也，其祭文獨不用韻，蓋雖期功之喪，亦有不忍文之之意焉。足下孺慕不已，故長言之，長言不已，故詠嘆之，原非以此爲名也。然果合乎禮以得名，尙非孝子之心所願，乃背乎禮以累名，又豈孝子之心所安？公羊曰：「仁不勝道。」記曰：「詩之失愚，此之謂矣。」足下盡取服中所作哭而焚之，中丞公有知，必以愚言爲是，諛足下者，豈不曰三百篇中亦有一「陟」帖，「一蓼莪」諸作，不知「陟」帖者，孝子行役之詞，其親存也，「蓼莪」者，刺幽王之詩，毛傳可考也。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懇。僕老矣，隱空山十年，

向所行爲，不復省記。然涎穎病馬，久不知鞍轡爲何物，或放而前之，俾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未之或先也。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天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爲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爲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爲所用，奈何？曰：「一通之而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能爲？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

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即令某甲喚某乙，寧不省書案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即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即胥吏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既無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_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奢闊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

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偽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于始而感于終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吏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宣人者，供詞也，有賄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之而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權焉？于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

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幕外省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里而來焚汝之糧，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不爲之結于挾日以內，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清刑罰清之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皋陶曰：「罪疑惟輕。」言罪之疑者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尙何懼哉！以此午瘡痍而還，毒流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羈民，加細荆而呼號不勝，何事于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練之餘，當巨梃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答亦宜寬省，以酒北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于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況四十耶？乃凜凜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識，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

其見也。勿輕置人于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難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捭搦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勾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勤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練于胥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墨，園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于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聽訟，先求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即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圜牆，不投于明鏡是也。然而一聞之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

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重者，獄其次繁，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曉，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成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賊之可裁也。觀南史傅琰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天性之親，粲而不殊，雖父子，亦使自咎，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事，勸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穀役侵者，多民負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負多者，召花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真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酒則細刊科則，昭示鄉里，防重耗，則突取衡平，事較一二漕無抑勒，則浮取皆恩糶。

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尚有紳士，凡今之閉門寒竇而不見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於一邑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吏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閣下情，亦自覺其不雅。記有之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尊搢紳卽所以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黨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爲政在外，尤須爲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衆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于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儻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飢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感可使入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真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爲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聞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真確，求心安不求

名重，察物議並察邇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答惠定宇書

來書懇懇以窮經爲最，慮僂好文章，舍本而逐末者然。比來見足下窮經太專，正思有所獻替，而教言忽來，則是天使兩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爲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此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爲，非聖人意也。是故真偽難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託足權門者，以爲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躋轅轅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之病。蒙竊恥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經者？要在明其

大義而不以瑣屑爲功。卽如說關雎，鄒意以爲主孔子哀樂之旨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后妃作，宮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說明堂鄒意以爲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卽清廟卽靈臺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陽而玉葉問其由來，誰是柔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甚者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邈明誤康成八寸策爲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闕之市是非，麻起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僕方怪天生此迂繆之才，後先嚙噬擾擾何休敢再拾其藩而以吾附益之乎？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註之說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絃矣。商祝辨乎典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者貴乎德成者貴乎而況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說，顯悖

聖人箋註中尤難僂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僕齒未落卽受諸經，賈孔註疏亦俱涉獵，所以不敢如足下之念茲在茲者，以爲六經之于文章如山之崑崙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嵬江海之交匯，而后足以盡山水之奇；若於於然孤居獨處于崑崙星宿間而自以爲至足，則亦未免爲塞外之鄉人而已矣。試問今之世，周孔復生，其將抱六經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往行，而多聞多見之乎？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強顏闕以文學，而足下乃強僕以說經，倘僕不能知己知彼，而亦爲以有易無之請，吾子其能舍所學而相從否？

答定宇第二書

覆書道士之制行，非經不可疑經者，非聖無法云云，僕更不謂然。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漢武帝與東方朔引論語稱傳

不稱經，成帝與翟方進引孝經，稱傳不稱經。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戴聖賊吏也，其命名未可爲據矣。桓靈刊石，經匡張孔馬以經顯，歐陽歙賊私百萬馬，附姦周澤彈妻，陰鳳質人衣物，熊安稱觸觸生，經之效何如哉！六經中推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孔子稱「多聞闕疑」，又稱「一疑思問」，僕既無可問之人，故宜長闕之而已。且僕之疑經，非私心疑之也，卽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信乎聖也。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爲非聖者無法，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爲之幹蠱爲之辭諫者，亦可謂非孝者無親乎？漢王充曰：「著作爲文，儒傳經者爲世儒，著作者以業自顯，傳經者因人以顯，是文儒爲優，宋劉彥和曰：「傳聖道者莫如經，然鄭馬諸儒宏之已足，就有闡宜，無足行遠。」唐柳冕曰：「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也。明

六經之註，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也。今先小人之儒而後君子之儒，以之求才，不亦難乎？」此三君子之言，僕更爲足下誦之。足下謂說經貴心得，不以沿襲爲工，此言是矣。然而一人之心，卽衆人之心也；一人之心，所能得，卽衆人之心，所能得，不足以爲異也。文章家所以少沿襲者，各序其事，各值其景，如烟雲草木，隨化工爲運轉，故日出而不窮，若執一經而說之，如射鵰，雖后羿操弓，必中故所受穿之處，如走狹徑，雖踣踣小步，必履人之舊迹也。前賜讀大禮議六宗說，俱精確，然一則毛西河曾言之，一則郝京山曾言之，其言俱在其說更詳，此豈足下有沿襲之哉？足下之心得之，彼二人之心先得之，足下之識，雖在二人之前，而足下之生，已在二人之後，則不襲之襲，二人傳而足下不傳矣。且因疎於經者也，甫得二義，已覺其襲，倘從足下之言，而惟經之是窮，則足下之終日仰首屋梁，所自矜獨得者，不俱可危乎？要之足下自問不能購盡天下說經之書，又不能禁絕天下說經者之口，姑毋以說經自喜也。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公以撫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馬叟推命，僕心大不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馬叟何人，其聖于孔子乎？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一知即知其不可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可知者不惑也。堯之時，皐、齔、隆、貴，人不言其命達共，驪、流、放，人不言其命窮及西伯，戡、紂，無以自解，乃嘆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一非唐虞時無命，桀、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數也。公生堯舜之世，身爲皐、齔，理宜顯貴，理宜平善，何嫌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神于命者？首稱唐李虛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于知命果何如也？世之人村氓里媼，戶屯已極，偶一啼求之，冀異日享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轉不爲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爲之并，愈信葬禁宅忌之說，此無他，射黃金注者，外重則內輕故也。然藉此爲趨避計，則方寸中冰乍火，何以稱職任事，勤施於四方耶？且彼言吉、歟，公如命何？彼言

凶，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可避，是無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也，知如不知也。禍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于命，是無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之于命，是無君也。古大撓定干支，毫無義意，猶之一二三四數名云爾。一二三四無可推，則甲乙子丑亦無可推。費補之言：「一時生一人，一日夜生十二人，以卒歲計之，只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只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紛紛乎？文文山贈朱斗南序，宋景濂祿命論，亦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古所稱知命者，鄭文公楚昭王，皆以不知知之。天道遠，人道邇，捨人而言天，大半恍惚。凡一切時日小數陰陽雜家，愈神奇則愈受禍。史冊中如郭璞、郭曆輩，何可勝數？然天下無業之氓太多，不得已託九流雜技以謀其生，當亦先王所不禁。仁人君子妄言妄聽，優俳裔之亦無所爲。非若竟倚奉如神，而且有抑抑求教之意，則此輩無識，或借此喝鄉閭，誣公事，覲然與

士大夫抗禮，是則王制所謂假鬼神時日以惑衆者，殺可也。易稱「樂天知命」，子思稱「居易以俟命」，孟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贄稱「君相造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俟之立之，造之，罕言之而已，何必推？

答某明府書

書來，慍僕不序足下之詩，過矣！僕豈特不爲足下作序，并不願足下作詩。詩之道主溫柔，足下作令，能柔其民，卽詩人矣。不必于政外求特，若就足下之詩論之，尙非索序時也。以足下才敏，不傲然行世，而必僕序之，求意中似有僕者。然則僕不序足下，足下必慍思而自省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何耶？」不求之于僕，必求之于詩，詩將日進。僕序足下，足下覽鏡自賊，從此不求之于詩，并不求之于僕，而詩將日退。愛足下者不當如是。若夫隱約其詞，陽許而陰非之，又非朋友直諒之道也。且足下亦知序所由昉乎？爾雅序疏云：「序者序陳

此經之旨也。」杜牧答莊充亦云：「凡夫序者，皆其人已亡，門生故吏尊師其人而序之，非生同時者也。一僕與足下同時生，足下未亡，僕又無所尊師，僕縱欲序足下，足下尙宜拒而辭之，何反以不得爲慍耶？」大抵古人多自序，求人序以重其文者，自皇甫之序左思始。至于李漢序韓，則又序人文以自重矣。足下之詩，自作之，自序之，誰曰不宜？若能重僕，僕將求序足下，不待足下求僕。若云倚僕爲重，則僕位卑望狹，何足以重足下而當代之爲皇甫者，峨冠林立，足下解慍處甚多，其速往可也，勿疑。

寄蔣茗生書

書來，示樂府四章，當卽手絃而口歌之。綠西行人稀，缺然未報。書中有奉太夫人之長安，將泊石城之語，小人洒漑歉慙，瞻望弗及，何子之忘之也。比來聞足下成進士入翰林，如獲殊慶，大祥不覺娖娖然距躍三百，伏念天之生才，與國家之設官，義本相因而起，而往往

才自才，官自官，此無可如何之勢也。然僕謂自斗食以上至于鄉貳，皆可假借，惟翰林一官，必待其人而后居之。何也？簿書期會，因事見才，期於適用，故流品不嫌其雜。若清祕之職，爲天子潤色雅頌，裁制謨詰，非學古入官者，不宜一朝居。且居是官者，必已能爲文章，然後克稱。非如膠庠子弟，博習親師，尙可期以三年五年也。僕壬申歲過揚州，愛足下僧壁詩，思其人苦不得見。幸熊安亭爲道區區，夫崇鼎大璜，夏后氏之龍簋，僕亦未之見也。然聞其尙存，則喜聞存某所更喜，聞其登明堂而陳，清廟尤大喜。喜之情，公也，以爲惟我能先識，則亦未嘗不出于私。足下之入詞林也，才與官合，僕之喜也。私與公俱，故因秦樹舍人來而通書以賀。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

慰王麓園喪子書

足下毋以喪子爲戚，按洪範九疇，道五福六極，甚詳，無道子嗣者，孔子哀年喪鯉，哀遜顏淵，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公羊傳註曰：「小宗無後當絕。」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夫當絕與無後，古人明言之而不諱，是有子與無子，非聖賢意也。說者動以無後爲不孝云云，不知孝者人所爲，有後無後者天所爲，待天而後成孝，非教也。商臣盜跖，皆有後者也，得謂之孝乎？鄧攸羊祜，皆無後者也，得謂之不孝乎？天下蟲豸雀鼠，踐行喙息之物，靡不煦嫗鞠育，孳孳愛其雛，其心豈以爲後哉？陽陰之生機使然耳。人爲萬物之靈，當以禮節之，聞足下喪愛子，毀過哀夏過矣。足下之齒猶未也，爲邑令，邑中人皆足下子，使子孫祀我，不如使桐鄉人

祀我，於足下何憂？且聞足下慈幼之道，亦頗未善，郎君甫周晬，衣之貂食以參朮，又引其痘瘍而投以諸猛厲藥，此其愛也，乃其所以害也。夫明珠美玉天下之至寶也，愛而饒藏之，則全佩之戴之亦全，卽棄之野田草露無不全也。若朝則濯於水，暮則弄諸掌，夕又捧而摩諸席目，營手撥必有一朝之敗。兒寵過則驕，其性養過則弱，其身不可不察也。足下異日有子，當思我言。

舜不告而娶之說，僕嘗疑之，安有帝女下降，九男同來，而瞽瞍茫然乎？瞽瞍卽以瞽故爲舜欺矣，彼象母與象獨不目擊而告瞽乎？堯爲何如天子，而瞽能禁其妻舜乎？瞽能禁之於娶前，獨不能黜之於娶後，而胡不卽以不告爲舜罪乎？此與二嫂治朕棲之說，同一無稽，偶因論無後之說，而并質之高明。

與楊生書

僕壹不知夫論士者，輒曰某也聰，惜不說學耳；某然學，惜不虛己耳。此其說殊不然。論語曰：「敏而好學，惟其敏，故好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惟其學，故知不足。背者反是。雖然有天焉，天生林林者千百萬人，不甚經意也。生一人焉，將使之不朽於千百萬人之中，則必有意鄭重，而以其全與之。故過人之資，嗜學之癖，極虛之心，三者常兼。古傳人如列大坐席，參錯相望，誰則不然？賢叔笠湖以生詩來讀之，知生非偶然生者。且云：「錫山俗好博，揜生居其間，不一遊目而惟詩書之娛。」愈知生非偶然生者。僕不忍負天所以生之意，故挾摘來詩，毫髮不假，意不能毋怯生之惋之也。昨接手書，相從如轉圜，然後知「之得於天者大矣」。生年纔十七耳。僕如生年時，絕不如生。然則生如僕年時，豈止勝僕也？文公年十七得賢士五人，枚舉年十七赴闕上書生，非其等夷耶？舉者下指不協，終身不能晉天。

下事非天所寵者，人不能強而襲之也。生已寵於天，慮未寵於人，而書詞慷慨，曰：「僕爲知己嗜過矣。」夫從古前賢後賢，相須而益彰者勢也。然後賢之須前賢可緩，而前賢之須後賢甚急，何也？崑山之壁，雖無卞和，其終發露寶貴無疑也。若沉檀死後之芬，無餘風揚之，則幾乎息矣。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卽如僕所告生者，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自得之。然則以生之才而學之不已，安知其所自得者不更進於僕之所告耶？僕老矣，然私心若不欲其老者，豈其愚而有所戀於光陰哉？良以著述粗成，傳之其人之難也。——今而後僕其可老矣乎？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而又畏後生。以童稚後生而躋之於天命大人聖言之列，得毋小過然試思當日若無七十子，則孔子亦不得有今日矣。後生可畏耶？不可畏耶？生今之後生也，挾可畏之具，而又遇畏後生之人，其將何以報畏者？

答戴敬咸孝廉書

東鄉先生殉節前朝，其人原無假文傳者也。既以文傳，則不得不以文論。僕前日摘其文之非還書，與到語耳。草草塗抹，過亦不復省矣。足下書來，能持其鄉不將前所摘者爲之指辨，而但敘述明季處士之弊，又體之荒蕪，以推尊東鄉不惑之功，可謂善尊東鄉者也。僕尙何言？雖然，僕釋褐早，時文之學淺，所見明季時文尤少，如足下所引爾時譚語，今年近六十始得聞之。東鄉能拒而排之，誠善，惜其所排者，乃不過李卓吾何心隱一流，識人所共識之妖魅，逐人所共之盜賊，在昔文運晦冥時，或以爲難，而在今日觀之，似亦戴天履地之民，秉夷同然，不足爲東鄉異也。足下善善從長，爲護持古人起見，僕敢再多言，以自走不仁之域哉。乃來書因論東鄉而詆及蘇子美，一賢未起，一賢又顛，使僕不得不置喙然駭且疑。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子美天災三疏，侃侃正言，似有德者其少也。杜祁公壻之其官也，范希文薦之其罪也，韓魏公救之其所爲主也，賢矣。所傳得罪詩甚悖，本傳無

之，與其集中諸詠，亦頗不類。安知非常時忌者如王拱辰輩爲一網打盡之計，造作蜚語，以相誣陷，與歐公惟薄不修之謗，同一冤酷，而足下信爲口實，欲以大辟當之，恨其貶官猶爲漏網。嗟乎！嗟乎！子美以一醉飽之過，既不獲雪於生前，更不獲申於死後，尤仁人之所痛也。且足下以尊東鄉故，波及子美，因子美故，怪及歐公，亦知當時愛子美者，寧止一歐公耶？歐公所謂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蓋指祁公及范富諸賢也。子美去而祁公罷，祁公罷而范富諸賢亦罷，是子美一身之黜陟，關慶歷一朝之盛衰，而足下以護持東鄉之故，忽生異議，并諸賢一切抹殺，恐東鄉有知，亦必蹙蹙不安於地下也。再考周公孔子驅爲奴，乃是王直柔之詞，即使真有此詩，與子美無涉，而況詩人放歌，多不可爲典要，杜少陵聖於詩者也，亦有一「孔丘盜跖俱塵埃」之句，夫齊孔跖，亦何異於奴周孔，然而未聞古之人有罪少陵者，則亦不以辭害義也。從來人心之不同，論古尤甚。一孟子也，而皮日休尊之，溫公非之；一楊雄也，而昌黎尊之，

束波非之；誰從乎？誰信乎？孰是乎？孰非乎？鄙意以爲尙論者，必發千古不可不發之難，而后可以自存其說。其他小小是非，有傷賢者，則或爲時代所隔，或因稗史而訛，我輩疑於心，不必見於口，見於口，不必形於筆，形於筆，不必垂爲文。東鄉文字之疵，自有公論，僕因未面足下，故率意筆之，誠過也。而足下洋洋千言，將爲可傳之文，以痛斥子美，則是效吾尤而又甚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願足下卽以愛東鄉者愛子美可也。僕之心，卽足下之心也。

答尹相國書

枚慙不能憤厥身，使公絕投杼疑；又不能以自隱無名爲務，累公思心潭潭，屢寄危言，警懷震動之。枚始而瞿然曰：「公恩我，不知我。」繼而愴然曰：「長者大

長者憂，不可無疾而不能以無疾之故，曉長者解其憂，尤不可枚固不然。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公之不欲枚坦蕩也，將以枚不足爲君子乎？抑不知今爲王者之世乎？枚乞養山居，原不敢望履舄於公之門矣，而公挾師傅之尊，強召之，宿留之，出詩文以唱喁，之所以然者，牙琴相應，啓予者，商公之近枚者，公之所以自爲而非爲枚也。世人不察，但見公紆尊降貴，有意其存之，遂謂公寵枚，縱枚過譽枚，聽從枚，而枚於公前之不乞一恩，不干一事，不妄一語，不受一賜者，則非外人之所得而知也。於是眈眈然環起而辟倪焉。嗟乎！嗟乎！是何異闌猿檻鶴，偶一玩弄於王公貴人之前，旁觀者疑若奇榮極耀，而孰知猿鶴之心，以爲有害而欲逃也久矣。枚爲公故，招人多言，公又爲人多言，故加枚訓詞，恩勸不已，祇益爲累。蓋亦淡置夫夫也，而聽其相忘於江湖之爲安也哉？說者又謂「窮居故宜加謹」，是言也。枚尤非之。夫因窮居而加謹，將必因顯貴而大縱也，是奚可也。今聖世雍熙草木華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士君子乃戚戚嗟嗟，如含瓦石，不與無病而自灸者等乎？然而公之心，枚亦知之。公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猶抱安不忘危之志。乾乾日昃，師弟契深，吉凶同患。枚倘顛蹶，必先累公公之戒。枚者又公之所以自爲，而非爲枚也。然枚每見焚輪之風，拔木而不拔草者，何哉？其實微故其身易安耳。而況天下禍福榮辱之權操之者，天子贊之者，相公爲相，公贊天子，自有大中之道，稱物平施，海內人方倚公如泰山之安，而奚有於一閉門垂老之門下士？夫何憂何懼？倘公不見其大，不深悉其人，而徒抱慈心苦口，逢寄聲人，便諄諄聒耳，彼不知者，將疑枚必有大無狀事，積於公心，而代之憂危不已。未爲人所陷，先爲人所輕，殊非愛人以德之義。昔人疑孔明文采不黯，而過於丁寧周至，陳壽以爲孔明與衆人凡士語，不得不然。枚固衆人凡士，而公之丁寧則已過矣。孔子雖聖，而子路不悅，故不覺率爾一言。

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

詩文之道，寧苟作，毋苟許；不知而作，烏知其不後有進也？非所許而許焉，將惑於臆矣，是不可不辨也。枚嘗核詩覓而核文嚴，何則？詩言志，勞人思婦，都可以言三百篇不盡學者作也；後之人，雖有句無篇，尚可采錄。若夫始爲古文者，聖人也；聖人之文，而輕許人是，誣聖也。六經文之始也，降而三傳而兩漢而六朝而唐宋，奇正駢散，體製相詭，要其歸宿無他，曰「顧名思義而已」。一名之爲文，故不可俚也；名之爲古，故不可時也；古人懼焉，以昌黎之學之才，而猶自言其迎而距之之苦，未有絕學捐書，而可以操觚率爾者。枚前席間，貶茶村文，太守色不許，我以見彼文絕少，未敢爭之固辨之疾。今賜變雅堂集，讀之文之未是，又安論其古不古也？然茶村至今，尚不至於草亡木卒者，亦有故焉。當鼎革時，諸名士流離江湖，結社羣居，足已而不學，其諸老先生多晚節不威，欲然病乎已，遇勝國士人，爭羅致煥咻之，冀